

写作是个单向的过程,写作者适当做编辑之后,其写作就变成了双向甚至双向的过程。

## 用编辑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创作

□李新勇

写、编之间相互体谅、沟通。事实上,岂止写、编之间,还包括写作者自己跟自己沟通、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体谅和沟通。

过去写了作品,改定,投出,单单等着发表。要是发表不出来,就认为哪里不对劲,要么怀疑自己文章没有写好,要么怀疑编辑看走眼或忽略了。到自己也客串编辑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份杂志、一张报纸,有自己的用稿风格,人家喜欢风花雪月,你写的却是市井故事,总不能因为你让人家改变办刊办报风格;再比如独特性问题,不可能一期只选一种风格的作品,假如同类作品已经发表过了,再出现风格、题材或故事类似的作品,恐怕就难发表了,除非写得非常好。

写作是个单向的过程,写作者适当做编辑之后,其写作就变成了双向甚至双向的过程。由于向度的多元和复杂,使其作品视角更新、表达更独、水平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编辑办报的写作者的作品常常令人眼睛一亮的一个原因。

中国北方有几份杂志从前有一个传统:编辑就是编辑,不提倡写作,讲究编辑的专业性和纯粹性。近年来这几份杂志不少编辑打破这一传统,他们的文学评论、散文、小说等,还真不错,常让人耳目一新。这是对的,没有创作实践没有发言权。我认识的一位评论家无论评散文、小说还是诗歌都头头是道,让人心悦诚服,但有一年读过他写作的散文随笔之后,我的崇拜之心立即跌下神坛。原因就在于他从事多年的文学理论工作,几乎没有发生过创作实践。理论上的巨人,创作上的矮子,让人怀疑其理论是不是胡吹乱侃。

客串编辑之前,写了东西,完成创作就开始往外投稿。如今写了东西,自己先用编辑的眼光改上几遍,力求每句话都是最佳表达;修订完毕放一放,待创作激情冷却差不多,几乎快把当时的状态完全忘却,再拿出来改,继续推敲,力求精确到标点符号。写作跟酿酒相似,一步一步都需要时间,早了晚了,都欠火候。当火候达到了,写一篇,成一篇。

我从17岁开始文学创作,除了考学、教学那几年,几乎没有中断过业余文学创作,至今出版文学专著18本、发表文学作品600多万字、编辑文学类图书21本。地方文学季刊《沙地》创办至今19年,我任执行主编、社长、主编至少18年,该刊创刊的时候三十郎当岁,人家喊我“大编”我还有些不愿意。如今人到中年,图书和杂志加一起,总共编辑超过1200万字,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编”了。

过去纸质稿多靠邮寄,不易丢失;如今都是电子稿,稍不留神就可能丢失了,过期了、沉底了、遗忘了。我常常对身边的编辑说:“我们要认真严谨对待每一份来稿,我们都是写作者,都要投稿,我们希望我们投出去的稿件能遇到像我们一样认真负责的编辑!”无论是有名有身份有地位的作者还是无名无身份无地位的作者,一视同仁,将心比人,问心无愧,才会有底气,也才会有好运气。

我最大的感受是:选稿能力是编辑安身立命的看家本事,也是一个写作者提高写作水平的捷径。选稿能力体现在其对文章质量、价值、受众等方面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只有具备了优秀的选稿能力,编辑才能为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内容,同时也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组稿能力是编辑胸怀气度的体现,也是壮大撰稿队伍的重要途径。优秀的编辑每年要给重点作者发三四次约稿函。地方刊物稿费不高,但这条微信不仅提醒对方该写稿了,对方是有这方面本事的,同时还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在你心头是占有一席之地。

编辑的第三种能力是编稿能力,这是编辑的核心能力。编辑需要对稿件的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查,以确保稿件的质量和可读性;在编辑过程中,使用规范的符号对稿件中存在的诸如错别字、病句、前后文气不畅通等问题进行修改和完善,以提高稿件的质量和可读性;同时还要发现稿件的倾向性、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编辑得有一种看家本事,就是退稿能力。对朋友的来稿要坦诚,一种是可以修改好的,提意见让作者本人修改;一种是不可能改好的,请他另外再投几篇,在他重新发过来的稿子中选择。对于自然来稿要有鉴别能力,打开邮箱就能看出哪些是群发的,一年到头天天投稿,一篇短文可以投四五千处;另一类是真诚的作者。对于后一种态度一定要诚恳谨慎,从中发现好稿子和有潜力的优秀作者,予以评价并回复信息,从而丰富稿源、壮大撰稿队伍力量。

还有一种组版能力。也就是编排一期刊物目录的能力。杂志一般有好多个专栏,每个专栏的作品配备按照我的理解,可参照中医“君臣佐使”的理论来编排目录。所谓“君”就是这个栏目最好的一篇,一般放在头条,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他则是辅助地位。

作为地方内刊编辑,还要有荐稿能力。对精心编发的稿子,不能刊印出来就了事,还可对外向公开出版的报刊推荐优秀稿件。这些稿件的发表,既提高地方刊物的影响力,也提升编辑本人的素质、水平和影响力。

写作者假设自己是所要投稿刊物的编辑,给写作者跟职业编辑之间留出了一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写作者既可以心无旁骛地写作,也可以用写作者的眼光审视编辑工作,同时又以编辑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创作。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 坐看苍台



当我从我执中解缚出来,好像对什么都不再感到,也就不再为人事焦躁不安,也不再感到为情事遗憾。

## 夜半望月

□江徐

半夜起身,经过客厅时,眼角映进昏黄的久违却熟悉的亮光——是月亮,悬在正南的夜幕当中。睡意一下子没了,凭栏倚窗望月,与它四目相对,久久相顾无言。上床继续入睡,入梦。不眠的月亮倒映在了心湖。成熟的枇杷一样的月亮。柿子的果核一样半透明的月亮。似睡似醒中的身体,好似一弯侧卧的月亮,有什么东西始终在心里熔岩般暗流汹涌。

想起很小的时候,夏天,夜饭吃过,就到了乘凉时间。摇着蒲扇,啃着吊在井里冰镇过的西瓜,躺在铺着老棉布的桌上,漫天星光,与脸庞之间没有任何隔阂。我种的紫色茉莉开在檐下,香气蓬勃。再久远些的夏夜呢,同样记得:萤火虫围绕着乘凉的人们,上下飞舞,远近交映。取来一只透明的瓶子,举在空中晃一晃,便可请君入瓮——就是有这这么多的流萤。越是随着年增长,回忆起来越发觉得夏夜如梦,如梦之梦。

那时候老人说,月亮上面的黑影就是一棵桂花树。老人以手指月说道,喏,那根荡下来的黑影就是树枝,枝头还挂着一只篮子。他说得煞有其事,小孩子听了也就信了,然后再看月亮就会格外用心,因为很想看清楚那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桂花树。好像如果不能看出来那是一棵树,必定是自己眼力不济,而月亮上面的斑驳影子,必定是挂着盛有月饼竹篮的桂花树。

从前的孩子慢慢长大的过程,就是神话幻灭的过程。说不上从哪一天开始,自然而然地,不再相信打雷下雨时云层背后隐着孙行者;不再相信上学路上那块躺在草窠里的大石头是月亮掉落人间的一块缺角;也不再相信在中秋之夜,月婆婆真的会下凡偷吃乡人供奉在门外的月饼。成人的世界充斥着光怪陆离的谎言,却不再相信天真纯朴的神话。

初夏,枇杷长熟的时节,有一天在楼下广场流浪狼群,走过来一个小男孩,站在边上痴痴看着。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又问了几个“放学啦”“几年级啦”之类的问题。“看,一个人!”他嬉笑着提醒我。是的,远处走过来一个直立行走并且手持劳动工具灵长类动物。小男孩仿佛刚刚来到地球,难得看到一个称为“人”的物种,非常激动。我问他,你觉得世界上有外星人吗?他摇摇头。我又问,那你相信有飞碟吗?他摇摇头。那你觉得,世界上有神仙吗?他依然摇摇头。我简直有点难做起来,但还是不甘心,又追问了一个以为应该会得到肯定回答的问题——那你相信世界上有孙悟空吗?他还是摇摇头,脸上笑意一下子没了,眉毛蹙起,好像感觉自己被一个陌生小姐姐捉弄了。我想再问但终究没有再问出口的一句是——那你愿意相信什么?一个什么也不再相信、什么也相信不了的世界……不过不要紧,即便现在相信,那些相信存在着的,迟早会逐一幻灭。

月亮,张爱玲常常借用这一意象烘托小说中人物的心境。落在信笺上的泪珠似的月亮,白凤凰的胸脯似的月亮,像玉色缎子上被弹落的香灰烧焦了一小片似的月亮……在她笔下,千江有水千江月,千姿百态的月亮。手头摆着她的作品集《华丽缘》,封面上画着的月亮像什么?像一只煎得刚刚好的蛋饺,金黄、鲜美,被擦出来的边沿让人看到觉得安心,又觉得不足。她在她的遗著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序言中写道:“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在。”她这一生,不单单爱情,亲情同样幻灭,而且幻灭在爱情幻灭之前。她所说的,爱情幻灭后还剩下什么在的什么,到底是什么?

之后有一天,忽然回过神来,意识到她说的幻灭后所剩的内容,或许是一种感觉,一种因对方而起的强烈感觉,一种玫瑰盛开又萎谢,一别经年,只要想起那个人,依旧会产生的“五中如沸,混身火燎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似的涌上来的似的,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的热望,供她一遍遍研摩石般追忆,如果她愿意。

人们仰望、观赏、与之起舞弄清影的月亮,并非月亮本身,而是一种被称为月亮的虚幻之象。如果说物理学层面的呈现算作真实,那么阿姆斯特丹踏上去的那个月亮,才算真实的月亮。那样一个苍凉、荒凉的、一无所有的月亮,有谁会喜欢呢?还会有谁谁望着它思念爱人和故乡呢?望着天上那轮皎洁的玉盘,理论上知道它“不忍卒观”的真实模样,情感上依然会将它放进古代的诗与现代的曲。久久凝望,月亮周围模糊起来,但这并非月晕,像一个光圈,更像小时候用麦秆吹出来的水泡。水泡,水母般慢慢蠕动着,月亮就这样安静地被包裹其中。脑海里顿时反应出四个字——梦幻泡影。

戏曲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某天吃着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生命从来没有节点,所有的节点,都是人为设置的概念。想起师范临近毕业时,和同学聊天,我俩一致认为,走出校园并不意味着结束,就像四季轮转,是自然而然的过渡;就像河流的流淌,没有谁能够抽刀断水。那天我们似乎从这一认知获得勉励。多年后的今天,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天和明天之间没有节点,今年和明年之间没有节点,这一生和下一世之间同样没有一分为二的节点。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已经从情感层面而非理论层面接受了这一点。无论何种信仰,从理论上知道终究靠不住,一旦从情感上认可,便是入心入肺地接受了它。意识到这一件事,也就意识到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从我执中解缚出来。当我从我执中解缚出来,好像对什么都放下心来,也就不再为人事焦躁不安,也不再感到为情事遗憾。就在那一刻,清凉自在的感觉立刻回到心头。

茉莉已经开第三茬花。枝叶一天一个样地疯长,叶大如席,风来也好不来也罢,花香总能闻到。鸟从窗外飞过,就像深海的鱼群畅游而过。

## 字韵歌风

一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适当从事一些编辑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编辑工作不仅能换一个视角审视自己的写作,还能拓宽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从而激发创作活力,最终使创作能力和创作水平都获得实质性的飞跃。

写作是一个审美和表现美的过程,重在表达、表现和独特的艺术性创造,突出的是将自我对世界的感受和看法用文字固定下来。

而编辑是一个审视美和挑选美的过程,重在鉴别和比较,特点是对他人的作品作艺术独创性和艺术价值的审视、鉴定和肯定。同时还还得考虑读者面、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读者的感受。

写作者在没有从事编辑工作之前,通常用十分精力来考虑的是如何写、如何写好;作品写完,再考虑在什么地方发表或呈现。而从事过编辑工作以后,写作者从构思谋篇开始,便换了个角度,以编辑的眼光来推敲、掂量和权衡自己的作品,重点考虑作品有无自我超越价值,有无独立于他人的存在意义,有无超越同时代其他人、其他作品的可能。在审视自己文章的时候,跳出母亲看亲生儿子——越看越喜欢的、自恋式的园囿——既有编者的直观,也有读者的客观,还有作者的主观,三观合一,便能在激情澎湃的时候不乏冷静与心平气和,在豪情万丈的时候更多一些公允和周全。

恩师蔡应律先生曾对我说:写作者能有一番编刊物的经历,很珍贵,便于

## 兼得斋夜话

只知道写字的人,作品必然与其人一样没有文化、缺少趣味、干巴单调,在艺术上也走不远。

## 半是清欢

□杨涛

小王同学来我工作室习字,写到中途,拿出一张据他自己说是“昨夜兴来时”的作品给我看。作品算不上有多成功,但颇见才气,其中有几个“片断”颇为精彩,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位13岁少年之手。我很赞赏他“昨晚”那种纯粹的艺术“创作”心态。作为老师,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的苦心在学生身上结出了进步的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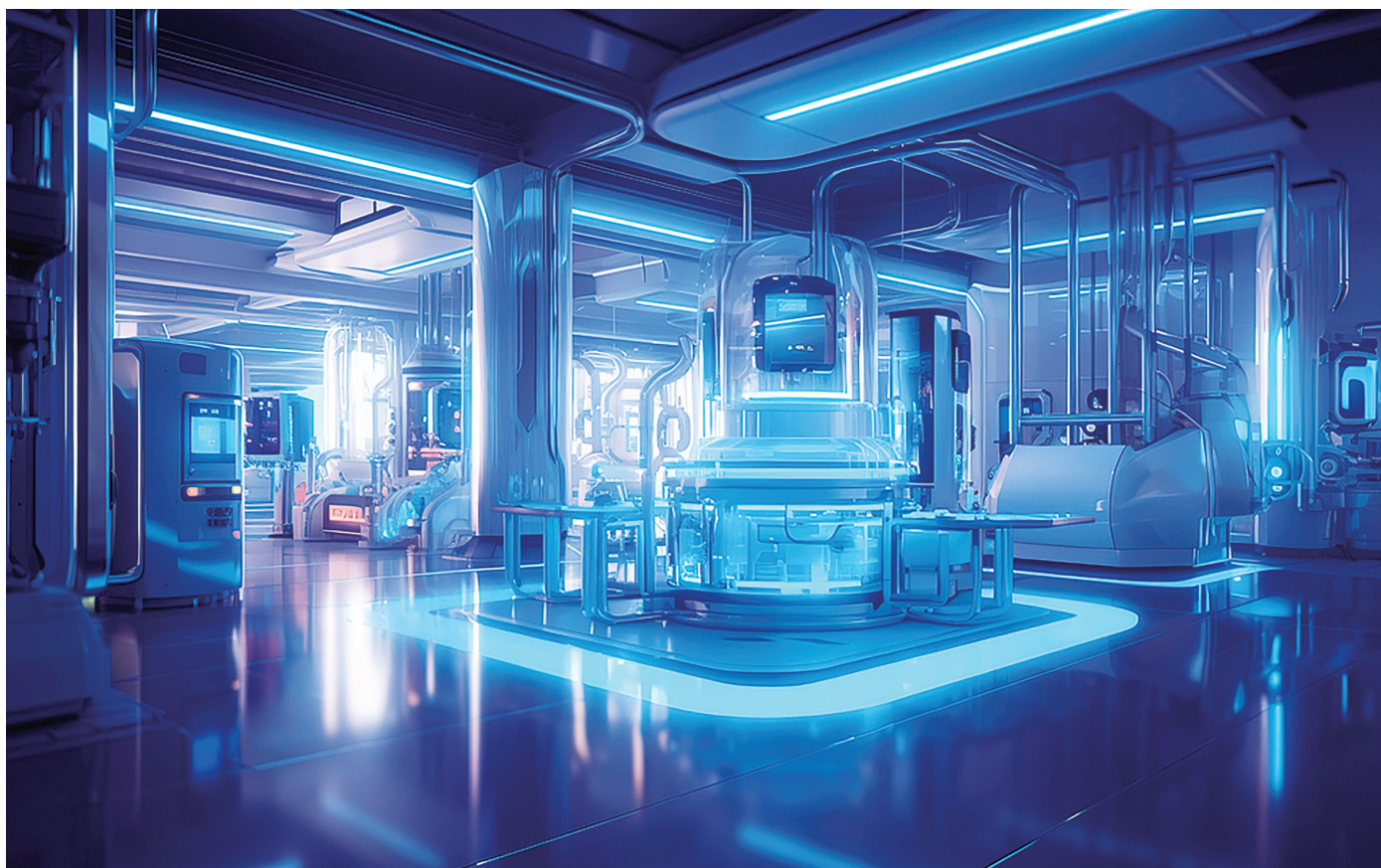
于是想起昨天小王爸爸发来的两条微信:一条是报告小王参加国际青少年艺术活动喜获金奖的事,另一条是询问如何报考美院附中,遂对小王说:“你爸昨天问了我两个问题,我没有回答,现在跟你聊一下吧。”

话题从询问小王同学现在在读哪些课外书开始,我解释,眼下书法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美院培养出来的,偏重于传统技法与风格的继承、作品形式的翻新。第二类是至少有一门书法之外的学问作支撑,注重作品内涵,多人性的抒发,在其工作生活中,书法不是唯一,历史上的大书家大多如此。第三类是为参加国展、省展而拜师参加紧急培训者,后续表现乏力,大多为昙花一现。进入美院深造,学文化课的时间会相对少些,这对充实作品的内涵显然是不利的。“小王,你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就要有所选择。”

书法是一门文化味很浓的艺术,贵有书卷气,因此读书极为重要,阅读内容偏向于文、史、哲。就像做园林设计的,不能不涉略诗歌、书法、国画、雕塑、戏剧等传统艺术,不然作品就没有那种特殊的韵味,搞书法的也是如此。只知道写字的人,作品必然与其人一样没有文化、缺少趣味、干巴单调,在艺术上也走不远。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又说:“我教了你三年多书法,平时不支持你去参加各种比赛,为的是让你专心打基础,静心钻研,把书法当成一门修养自身的功课来做。当然,你要参加比赛,与人论剑,我也不反对。自我加压,有利于快速进步,但千万不要学人家为了虚名、为了升学加分而弄虚作假。过了这个暑假你就要上初二了,趁还年轻,多读些多背诵些经典诗文,现在记住的,几乎可以终生不忘。仅仅记得课本上的那些是远远不够的……”

我喋喋不休了20分钟,“窥见”小王同学听得专心,似有所得;自己似也从“输出”中获得了某种乐趣。真是:岁月清浅,半是烟火半清欢;书启谈兴,又得浮生半日闲。



实验室 (AI绘画)

突“围”之道,不在高墙深院,而在将家规铸成铁闸、把制度磨为利刃、让交往铺在阳光下。这非人情淡薄,实为对乌纱的敬畏、对初心的死守。

## 领导干部的突“围”之道

□凌云

数向组织报备。同时坚持常念“亲情紧箍咒”:“你们收礼=送我进监狱”成家庭高频警示语。这位领导干部廉洁修身、从严治家。在为人家做好表率的同时,“把好家门、守好后院”,筑牢家庭“廉洁墙”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二招:管人亮红线。某省委领导实施“双锁机制”:工作锁权限——秘书司机严禁传话、协调、插手事务;生活锁交往——工作人员定期填报社交清单。更狠的是实行“三年必轮岗”:核心岗位人员到期强制调整,切断利益链。曾有开发商试图收买其新任联络员,对方笑答:“下月我就去信访局了,您找错人了。”并且明告工作人员:“谁打我的旗号谋私,立即举报有重奖。”要知道,领导干部手上都掌握一定的资源和权力,各种诱惑、算计不仅都冲着你来,也冲着你身边的人来,各种讨好、捧杀也都对着你和你身边的人去。因此,更应该见利思退,时刻保持警醒,不被利益捆绑,不受邪气侵袭,切记“天上的馅饼,地上的陷阱。”

第三招:交往设雷区。某开发区主任的办公室挂着“交往三图”:政商亲清正负面清单、企业廉洁承诺公示栏、项目审批全流程监控屏。当某上市公司董事长以“鉴赏紫砂”为由邀约私宴,他指着墙上制度:“要谈事,请带团队到会议室,全程录音录像。”更创新的是“阳光伙伴”机制。

所有合作企业需公开签订《反围猎承诺书》,项目洽谈必须三人以上在场。曾有港商抱怨手续烦琐,李政递上反腐白皮书:“去年这里埋下五个干部,您希望成为第六个导火索吗?”与此同时,李政还经常与同事共勉,要警惕“温水陷阱”:从品茶赏画到股份代持,步步皆是深渊。

当然,为官要突破“重围”,最紧要的是约束内心,管住欲望,牢记“骠走崖边须勒马,人至官位要缚心”的古训。

为政者手握权力资源,时常会受到诱惑,就如同马走在悬崖边一样,缺了束缚就容易坠入悬崖、身败名裂。因此,要常掸思想尘,常破心中贼,做到每日自问三题:今天有无违规接触?家人有无异常消费?有无心动诱惑?并主动公示“软肋”:向组织说明个人爱好,严防商人精准投喂。定期核查“生活圈”:突击检查家属账户,八小时外行踪可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心正身正,为政以公。

当那些“老朋友”再次捧着礼盒登门时,请记住:围猎者的每一分温情,都在暗中标好了吞噬你的价码。突“围”之道,不在高墙深院,而在将家规铸成铁闸、把制度磨为利刃、让交往铺在阳光下。这非人情淡薄,实为对乌纱的敬畏、对初心的死守——因为当你收下第一盒茶叶时,通往留置点的倒计时,可能已无声启动。

## 从政杂谈

留置室的铁窗将暮色切割成冰冷的几何图形,王某凝视着桌上那杯早已凉透的清茶,突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午后——茶香氤氲中,商人老周将一盒“明前龙井”推到他面前:“自家茶山产的,不值钱,请领导尝尝鲜。”此刻他才察觉,那盒茶叶竟是第一枚精准射向他的糖衣炮弹,在温情的包装下,悄然洞穿了他精心构筑的防线。

王某的沉沦,正是当下无数领导干部困境的缩影。一盒茶叶,一次家宴,一个“举手之劳”的请托——多少干部就此坠入深渊。家人、身边人、商贸老板,正结成一张致命的“三层围猎网”。破此死局,唯靠三招:

第一招:家规铸铁壁。某经济强市市委书记在家中悬挂“三不铁规”:家人不沾公事、不收财物、不见项目商。女儿婚礼前,他主动向纪委报备宴请名单,将三名开发商从名单中剔除。“爸,同学都说您不近人情。”女儿含泪抱怨时,他指着客厅“廉洁家风”牌匾:“这比嫁妆珍贵万倍。”更关键的是建立“动态防火墙”,重大事项必报告:子女婚嫁、配偶经商、资产变动悉